

路德对于音乐本质的神学理解：“音乐是上帝的赐予”

赵炜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相比较其他的宗教改革的同伴和后继者,路德的音乐观更为积极和宽容。“音乐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人的赐予”是路德音乐观的基石,也是他对音乐本质的神学理解。路德对音乐本质的神学理解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与路德对恩典、恩赐以及创造的理解密切相关。在路德看来,上帝创造世界和万物是藉着世界万物在言说和自我阐释祂自己,宇宙万物发出自己的声响与和谐,即它们的音乐,上帝透过祂的赐予分享祂的神性和永能。本文试图从路德的创造论和对恩典和赐予的神学理解。

关键词:路德、音乐、上帝、赐予、创造

作者:赵炜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博士生;Email:15110160024@fudan.edu.cn,电话:13671563878

“伟大的音乐确实是神圣的赐予(恩赐)(Musica maximum, immo divinum est donum);是上帝最伟大的礼物(optimum Dei donum)”。^[1]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

对比其他的宗教改革者,路德发展出“一种更为积极的对音乐的神学理解”^[2]。路德把音乐看作是“上帝卓越的赐予”^[3]。“音乐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人的赐予”,这个命题是路德音乐观的基石,也是路德对音乐本质的神学理解。

路德对音乐的阐述分散在许多文献里,其中有几篇文献是公认的路德最重要的关于音乐的文献。其一是一篇未完成的题名为《论音乐》(“On Music”,1530)的大纲。在这篇草稿里,路德开头即明确说“我热爱音乐,不会因狂热分子的谴责而不高兴。因为“[音乐]是上帝的赐予,而不是人的赐予”^[4]。在路德阐述音乐的另一篇重要文献《音乐的乐趣》的拉丁文序言[1538](Preface to Symphoniae jucundae)中,开头第一句话即说“我当然想全心全意地赞美音乐,把它当作上帝的赐予(恩赐)并把它

[1] 就此请参见 Miikka E. Anttila, *Luther's Theology of Music*. (Degruyter, Berlin, 2013), 70. You Xilin and Paulos Hua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Mechanism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www.SinoWesternStudies.com), 1-20.

[2] 就此请参见 John Terrell & Stanley Sadie, eds.,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Vol. 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1), S. 366.

[3] 就此请参见 Ibid; 转引自 LW, I.iii, S. 321; LW, xv, S. 247; WA, Tischreden, no. 4441.

[4] Robin A. Leaver, "Luther on music", *Lutheran Quarterly*, Vol. XX, (2006), 126.

推荐给每一个人”。〔5〕

“音乐是神的赐予,不是人的赐予”这句路德音乐神学的基本思想和阐述,路德虽然多次在他的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但最清楚的表述是来自一篇未完成的命题草稿《论音乐》。正像因信称义的教义一样,路德并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论文或著作来全面具体地阐述他对音乐的神学理解。在他的 1530 年关于翻译的公开信中,他提到计划写一篇关于音乐的论文,但是他没有真正完成这样一篇关于音乐的神学讨论的论文,仅仅写了一篇关于音乐的神学理解的大纲。〔6〕这篇关于音乐的神学理解的纲要和草稿,被认为是理解路德的音乐神学最重要的文献,也是解开他对音乐的神学理解的钥匙之一。这篇关于音乐的大纲被认为与路德写给友人和作曲家路德维希·森弗,(1486—1542)的信是同一年,写于 1530 年,早于他的另一篇极为重要的音乐神学文献《音乐的乐趣》的拉丁序言(1538)。这份关于路德音乐神学的大纲一部分使用希腊文写成的,题目是《论音乐》(“On Music”,1530),只有对所研究问题的指向性的概括。

下面是路德的《论音乐》的引文:

我喜欢音乐。

狂热分子对它的指责令我不悦因为

1. [音乐]是上帝的赐予,而不是人类的赐予。
2. 因为它创造快乐的心
3. 因为它能驱走魔鬼
4. 因为它造成单纯的喜乐,除去忿怒、悖逆和其它一些过度的行为。

我把音乐置于神学之侧(仅次于神学)。

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从大卫和所有的先知,他们都产生了诗歌和歌曲。

5. 因为[音乐]在宁静和谐的时间里成为主宰。

我们很难保持这些令人愉快的技能,因为它们是和声的。巴伐利亚的公爵们应该在这一点上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尊重音乐。在我们的撒克逊公爵中,武器和大炮很受尊敬。〔7〕

为什么路德在他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献中一直强调音乐是上帝的礼物或创造,不是人类的礼物或创造呢?这与我们通常对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看来,音乐虽然是属于少数有天赋的人的创作或者表演活动,但音乐同文学、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等其它人文艺术的门类一样,是一种人类的文化成果和现象。人创作音乐或者进行音乐的艺术实践即表演是人的才能和禀赋的体现。显然,路德一直生活在宗教音乐的传统和氛围中,但为什么他会独抒己见坚持音乐是神的礼物而不是人的礼物?这个极富神学创造性的观点,在过往的神学家关于音乐的思想中并未看见与之类似的想法。下面我会进入到他的一个著名的关于音乐的文献中,去考察他这个最重要的音乐神学思想。

关于路德对音乐的理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他在 1538 年出版的《音乐的乐趣》的拉丁序言(“Preface to Symphoniae jucundae”)。这个文献有多个的德文翻译版本。魏玛版的编辑们认为,第一个译本是由约翰·沃尔特(Johann Walter)出版的,作为《赞美音乐的第二首长诗》(Lob und Preis der Himmlischen Kunst Musica)的序文出版(Wittenberg, 1564);魏玛版本包括 1538 年的拉丁文本与

〔5〕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1. ; LW 53:321-23.

〔6〕 就此请参照 Ibid, S. 125-126. ; Robin A. Leaver, Luther's Liturgical Music: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Fortress Press, Minneapolis, 2017). S. 85-86.

〔7〕 就此请参见 Robin A. Leaver, “Luther on music”, Lutheran Quarterly, Vol. XX, (2006), 126.

1564年沃尔特的德语文本。第二个德语版本作为沃尔夫冈·菲古卢斯的《圣餐》的序言出现。primi tomi decas prima(纽伦堡,1575年)。第三个译本由约翰·雅各布·格雷夫(Johann Jakob Greiff)完成,并发表在1734年发行的《路德作品莱比锡版》(Leipzig edition of Luther's works)的最后一卷(第22卷)。

雅各布·兰巴赫(August Jakob Rambach)在十九世纪初提出了一个问题,也许是路德最初用德语写的,这意味着被认为可能是沃尔特的德语翻译,但实际上是路德的原文。^[8] 兰巴赫在其书的正文中提出拉丁文版本是原文。早期的一个译本被引用为劳乌1538年选集《音乐的乐趣》的拉丁文前言,另一个是同年的另一个序言。卡尔·安东在标题下给出了沃尔特的翻译文本,标题是“音乐的乐趣维滕堡,劳乌,1538”,然后在标题下加上格雷夫1734年的译文。^[9]

一、音乐作为创世之初的造物无所不在

首先,在路德看来,音乐不是有了人类之后才有的造物,而是上帝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了。路德在《音乐的乐趣》拉丁序言中开篇即说,“看看音乐本身,你会发现,从世界之初起,它就被灌输和植入所有的生物,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10] 在路德看来,音乐是创世之初,上帝就赐予的礼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诗篇》第19篇“造化的荣耀”第3-4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11] 路德认为,所有的造物都在言说,发出声响与和谐,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赐予整个被造的世界,而受造界发出的声响与和谐既是对上帝的赞美,也是上帝启示的显现。路德在《罗马书》书8章32节里说“上帝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21至22节中他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12] 上帝通过受造的万物言说祂的荣耀,在被造的万物的美善与和谐中启示人类各样的知识和理性。所以《诗篇》19篇里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13]

在《音乐的乐趣》拉丁序言的第一段,路德热情地赞颂音乐,“我确实想全心全意地赞美音乐,把它当作上帝的恩赐,并把它推荐给每一个人。但是我被它的美德和益处的多样性和重要性所淹没,以至于我找不到我论述的起点、终点和方法。”从这句话看来,路德比他的宗教改革同伴们更深刻地意识到音乐的美善和丰富以及对人的重要性。路德惊讶于上帝所创造的人声之美妙和丰富以及难以形容。他说“我们最仁慈的造物主的慷慨和智慧如此丰富和难以理解。哲学家们一直努力解释人类声音这一神奇的乐器”。^[14]

音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理解和分析的范围。路德感叹说“尽管我很想赞美它(音乐),但我的赞美肯定是不充分的,谁能理解这一切? 即便你想囊括所有的内容,你

[8] 就此请参见 Robin A. Leaver, *Luther's Liturgical Music: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Fortress Press, Minneapolis, 2017), S. 11.

[9] Ibid.

[10]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1.

[11] 就此请参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3),第522页。

[12] 就此请参见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主编,路德文集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57页。

[13] 就此请参见就此请参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3),第522页。

[14]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2.

似乎什么也抓不住”。^[15]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没有像绘画、雕塑、建筑那样的物质载体,但是又能更加进入到人的内心和情感的深处。在路德看来,音乐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奇妙。

其次,路德对音乐定义的范围要远远大于我们现在一般对音乐的定义。

现在一般对音乐的定义是人的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活动,是一种及时安排声音的艺术,通过旋律、和声、节奏和音色等元素来创作,音乐的一般定义包括诸如音高(控制旋律和和声)、节奏(及其相关概念,速度、拍子和清晰度)、力度(响度和柔和度)、以及音色和音乐织体的音质(有时称为音乐的“色调”)。不同风格或类型的音乐可能会去强调或省略其中一些元素。音乐是用各种各样的乐器和声乐技巧来表演的;有单独的器乐作品,单独的声乐作品(如没有器乐伴奏的歌曲)和结合歌唱和乐器的作品。音乐(music)这个词源自希腊语“Mousike”,缪斯女神的(艺术)。

但是,路德对音乐的定义远远大于一般对音乐的定义和范围。路德把音乐当作神所创造的万物所发出的声音(sound)与和谐(harmony),不仅包括人类的声音,也包括动物和植物发出的声音,甚至空气这种“不可见”和“无法察觉”的事物运动时产生的声音。音乐作为上帝的礼物(赐予)和造物,无所不在。在路德看来,创造和重新创造一样,都是上帝无条件的恩赐或者说礼物。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指出上帝是从无创有的神,世界本没有做过什么就诞生了,一切都是上帝的赐予和礼物,包括无所不在的声音与和谐——万物之中的音乐,这些都是纯然出自上帝的意志和仁慈。在路德的音乐神学中,音乐作为上帝的造物无所不在,远远超出了人的创造范围。从这个音乐的定义范围来说,也印证了路德在《论音乐》中的关于音乐本质的论断:“音乐是上帝的礼物,不是人的礼物” (“[music] is a gift of God, not of man.”)^[16]

路德之所以这样理解音乐,是因为路德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声音与和谐,音乐就蕴藏在所有的事物之中。在这篇《音乐的乐趣》的拉丁序言中,路德特别列举了空气这种“既没有声音也没有语言,所有事物中最不具有音乐性的”事物作为例子。路德这样描述空气中的音乐,即空气的声响与和谐,“当它开始运动时,就会变得铿锵有力,听得见和容易被了解。当它开始运动时,圣灵在这里暗示了奇妙的奥秘”。^[17] 即便是空气这样无声也无形象的物体,路德仍然在它的被造中听见独属于它的音乐和声响。路德惊叹于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的和谐,包括远到人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天体,在路德看来,天体也是奇妙的音乐。路德在关于《创世纪》的讲演中说“对于创造所赋予无数其他的礼物,我们没有惊叹,因为我们已经变成聋子,听不见毕达哥拉斯用恰当的术语所概括的奇妙的、最为可爱的音乐——产生于天体和谐的运动。”^[18]

关于圣灵与造物之间的关系,路德在《桌边谈话录》里明确谈到圣灵有两个职责,第一个职责是神的恩典和恩赐之灵,它让上帝的恩典降临到万事万物之上,并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信徒作蒙上帝喜欢的孩子。圣灵的第二个职责是祷告之灵,为整个世界祷告,让所有的邪恶远离,让所有的善和益处降临。^[19] 可见,圣灵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让神的恩典和恩赐降临到所有的事物之上。因此,路德认为,圣灵是创造主之灵(spiritus creator),正如路德改编的一首著名的中世纪的赞美诗《来吧,造物主圣灵》或译为《求造物主圣神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这首赞美诗原为格里高利圣咏,通常被作为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的圣诗。这首古老的圣咏是中世纪向圣灵祈祷的圣咏中最古老的和

[15]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1.

[16] 就此请参见 Robin A. Leaver, “Luther on music”, *Lutheran Quarterly*, Vol. XX, (2006), 126.

[17]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1.

[18] 就此请参见 Carl F. Schalk, 《马丁·路德论音乐》,柏峻霄译,《金陵神学志》,第 3 期,(南京,南京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9), 第 90 页;转引自 LW1:126.

[19]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林纯洁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第 107 页.

最为人喜爱的的一首,有许多改编的版本。在路德写这首众赞歌之谦,这首赞美诗已有7个德语版本。马勒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即采用了这首圣咏的歌词。

接下来路德又指出,音乐在有生命的事物中更为美妙,尤其在有高亢的嗓音的鸟类中。路德以圣经经文为依据,所有的王中最精通音乐的大卫王,被誉为上帝的吟游诗人,“在最深的惊奇和精神的欢欣中”,赞颂了惊人的艺术和鸟儿之歌的轻松愉悦。大卫在《诗篇》第一百零四篇中说,“天上的飞鸟在水的旁边有了自己的居所,它们在树枝间歌唱”。^[20]这篇圣经的诗文也被称为创造颂,耶和华发出祂的灵,万物便受造,祂使整个受造世界更换为新。

路德继续阐述他关于音乐的思想。路德认为,这些生物界美妙的声音如果跟万物之灵、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的人类的声音相比,几乎不配称为音乐。在人类所创造和演绎的音乐中,我们最仁慈的造物主的慷慨和智慧极其丰富和难以了解。路德自己也对人所创造出的音乐之美妙难以理解,他惊讶于上帝给人类的这个奇妙的恩赐,困惑于这种奇妙的现象的产生和变化以及持存。路德写道,“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释人类声音这一神奇的乐器:舌头的轻微运动和喉咙的更轻微的运动所投射的空气,怎么能产生声音和语词的这种无限变化和清晰度呢?而这个声音,在意志的指引下,怎么能发出如此有力的和强烈的声音,以至于它不仅仅能被广大地区和每个人听到,而且也能被理解?”^[21]

二、上帝就是赐予

路德关于“音乐是上帝的赐予”的论断基于路德的一个基本神学观点:“上帝就是赐予”。作为一个神学家,上帝赐予(给予)的概念对路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定义神性的路德的口述:“但这就是上帝存在的意义:不是(把人)带到善的领域,而是赐予善(Not to take good but to give it)并由此以善报恶”。^[22]简而言之,路德的神学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赐予(给予)的神学,上帝就是赐予。甚至于,路德“被当作一个给予的神学家”(Luther as a Theologian of the Gift)^[23]。在整合称义教义的过程中,结合以称义为基础的创造神学,路德发展出了一种明确以给予者为导向的神学,涵盖了他后期作品中所有的宗教文献。^[24]

上帝“用祂自己的存有浇灌我们。”祂把祂所是的赐予我们。在路德看来,上帝把自己赐予世界和万物、并且分享自己的永能和神性是“上帝就是上帝”这一事实的最高表现。在路德看来,上帝是一位自我给予的上帝(the self-giving God)^[25]。也即是说,上帝在祂的自我赐予中向世间万物和人类自我启示祂自己。而万物与人类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感恩和领受上帝的恩典和赐予。

从上帝与有生命的万物之间的关系来看,上帝的创造是纯粹的赐予、保存和保护。用奥斯瓦尔德·拜耳(Oswald Bayer)的话来说,上帝的给予和创造是“不讲条件的恩赐”。^[26]上帝在自我赐予中呈现祂自己,展示祂永恒的大能和美善。上帝始终如一和不停顿地赐予万有和保存万有。上帝的赐予

[20] 就此可参见《和合本圣经》,狄考文、富善、鲍康宁、文书田、鹿依士、邹立文、王元德等译,(香港,香港圣经公会,2006),第984页。

[21]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1-102.

[22]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59. ;转引自“Lectures on the Psalms”(1513-1515), LW II :403; WA 4:269, 25-26.

[23]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59.

[24]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64.

[25] Ibid, S. 564.

[26] 就此可参见拜尔,《路德神学当代解读》,邓肇明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11),第119页。

和保存即是祂的创造活动和事工。

在路德看来,即便是人的理性,也是上帝对人的赐予。理性是上帝给人的最重要的恩赐之一。路德在注释《以赛亚书》时说“理性是上帝伟大的赐予”。“Reason is a very great gift of God.”^[27]也就是说,理性是被赐予的礼物,是人对神的恩典的领受,并不是一种本于自己的产物。在路德看来,人的生命和存活是一种不配的、纯粹出于神的恩典的生命和存活。问题是:世界的存在是由人的活动(包括创作)所保证,还是人在世上所有的活动和存活都是因着上帝的赐予和在人身上的工所赐。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认为人是有说话能力的生物。路德生活在经院哲学的时代,他对理性的理解是,“理性”这个字是让人听出来的,理性是听得见的理性,没有语言作为中介,理性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语言理性(Sprachvernunft)依赖于听觉,所以是以被动的方式传给人的。^[28]在路德看来,所以,即使是人的理性,路德也不认为“它是人本身的构建物(Konstrukt),甚至也不是人的所有,而是用语言传给人的的一份礼物”。^[29]在路德看来,人在堕落之后,上帝并没有夺去人的理性,理性尤其是受到启示的理性是可以帮助人理解《圣经》和上帝的道。在这个意义上,路德说理性是“最有用的工具。— 理性、修辞和语言有助于信仰。”^[30]

理性从本质上说是上帝形像在人身上的显现,它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产物。路德非常重视理性这份恩赐,认为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福分,是“最好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最神圣的”。^[31]因为正是理性使人作为一种生物与其他一切造物区分开来。并且,在路德看来,上帝赐予“理性和我头脑里的所有才能”^[32],包括艺术和音乐的才能,这些才能和理性一样都是上帝的赐予,而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是这些上帝的恩赐的显现,或者说它们产生于上帝给人理性的恩赐和各种艺术的恩赐。所以,路德在他的《关于人的争论》里说,“人的智慧和理性产生了律法,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正如我们拥有的其他艺术一样产生于人的天才和理性。”^[33]

在路德看来,人的生命、气息、恩赐、天才、工作、创作皆是上帝的赐予。路德认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和赐予,人的存在即是恩典和赐予,人的每一次呼吸也是恩典和赐予。人的所是都是神的恩典和赐予,本于祂,依靠祂,人的恩赐如某方面的天赋和才华也都来自神的恩典和赐予。作曲家、演奏家以及他们的音乐创作和表演皆是上帝给人的最好的赐予。比如公认的最有音乐天赋的莫扎特,他本人的生命和其创作皆是上帝的最美好的赐予。为什么说“本于祂,依靠祂”,因为在路德的神学中,上帝是万物的根源和来源(“God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34]在路德看来,任何实在和存在,哪怕是极少见的恩赐,都不可能没有上帝的临在而被理解和领会。

三、上帝的创造是一种言说和应许

对路德来说,受造的世界是上帝应许和赐予的世界,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应许和赐予的。正是这位

[27] 笔者注: Martin Luther, Lectures on Isaiah, (1543), LW 16.

[28] 就此可参见拜尔,《路德神学当代解读》,邓肇明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11),第 193 页.

[29] 同上.

[30] 就此可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 66 页,注释 38;转引自 WA, TR3, 2938.

[31] 同上,第 60 页.

[32] 就此可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 60 页;转引自 WA 30 I, 248; BC, 345.

[33] 同上,第 64 页,注释 3;转引自 WA 39I, 175; LW 34, 137.

[34]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73.

上帝要把祂自己的所是和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地给予我们各人。父将自己连同天地万物交给我们，好叫它们必须为我们服务，对我们有益。这就是路德的创造观。路德是在《罗马书》1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和《歌罗西书》2章9节（“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中体会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虽眼不能见，但存在于祂所创造的世界和万物中间。^[35]

路德认为，世界和万物都在呼叫，让我们能够藉着天地万物，以感恩、领受和转送的心使用，以及与邻人在爱中分享上帝赐予的天地万物。但由于人的悖谬和刚硬，“即使全世界和万物呼叫，又有上帝藉之亲自应许，我们就是听不到。”^[36]在路德看来，“我们的房子、庭院、田地、花园和一切事物都满有圣经（的话）。上帝不仅藉着这些地方传扬祂的奇妙作为，也轻叩我们的眼睛，打动我们的感官，犹如照亮我们的内心一样。”^[37]一切事物都满有圣经里神的话语，天地万物都在呼叫，都在对人说话，人也在向自然界一切生长的万物说话，但是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听见上帝藉着万事万物对他（她）说话。

在路德看来，“全世界充满说话”。^[38]在路德看来，人是否能够听见神在藉着万事万物对他（她）说话，就在于他的信与不信。如果人愿意敞开心灵而不是闭锁心灵，他才能听见神说话的声音，而大自然的音樂，也即自然界发出的声响与和谐正是神藉着音乐诉说祂的全能、美善和意志。在路德看来，这种由不信转向信的过程正是向万物回归。而向万物回归正是在聆听神的“声音”中归向造物主，因为在这声音中我们可以透过万物听到祂，而上帝也透过祂所创造和赐予的万物对我们说话。

甚至于，在路德看来，上帝创造世界和万物是一桩语言事件。（Sprachgechehen）^[39]整个世界和万物都是由上帝可靠的话语所创造和保存的。对路德来说，人所信靠的上帝的话语——祂的应许不仅在圣礼和证道中显现，在祂创造的世界万物中同样显现出来。神在藉着祂创造的世界万物对人说话。在路德的理解中，创造在根本上是语言事件，从他翻译赞美造化的《诗篇》第三十三篇中就可以看出“因为祂的言语真实；凡祂所应许的，祂就坚守。”拜尔认为路德的这句翻译极富创造性，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这一句是名词子句，说的是上帝的“工作”，是“在信实中”进行的。路德创造性的翻译证实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工作不仅仅是创造万物的事工，而且是向万事万物和人说话的事工。上帝的事工是一种为自己的美善和意志言说的事工，是自我阐明（sui ipsius interprets）的创造和事工。这种言说是作工的话语——上帝的信实用祂的事工来言说，所以祂的工作和创造也是一种应许。

四、音乐恩赐与天才的显现

在路德看来，“做上帝和创造是同一回事。上帝就是上帝，因为只有他，而且只有他创造”。^[40]上帝活生生地、积极地、不停地临在于一切实在之中作工和创造。路德在论圣餐的著作中特别有力地阐述了关于上帝创造性地临在于一切实在之中。路德的理由在于，正如信经里所说的那样，上帝通过祂的全能和智慧创造、产生并维持万物的存有。路德认为，上帝如果要创造或维持其创造物的存在，就必须临在于、创造于、维持于其最内在和最外在的各个方面。所以，上帝必定临在于每一个受造物中，包括其最内在和最外在的存在之中。^[41]

[35] 就此可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115页，注释1。

[36] 就此可参见拜尔，《路德神学当代解读》，邓肇明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11），第134页；转引自WA 495, 4f.

[37] 同上，第135页；转引自WA 26, 505, 38-41.

[38] 就此可参见拜尔，《路德神学当代解读》，邓肇明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11），第129页。

[39] 同上，第123页。

[40] 同上，第98页。

[41] 同上，第99页。

路德尤其惊讶于上帝在分配祂的音乐恩赐给各人时是如此不同。“造物主在分配音乐的恩赐方面证明了自己是多么的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在声音和说话方式上有多么的不同,以至于一个人惊人地胜过了另一个人”。^[42] 路德从来不舍于赞美一个人的音乐恩赐。在他 1530 年 10 月 4 日写给作曲家森弗的那封著名的谈音乐的信中,开头即写道,“在音乐才能上,我看到上帝赐予了你丰富的天赋”。^[43] 路德对若斯坎的推崇人所共知。路德对法-弗兰德乐派(Franco-Flemish)的复调音乐非常推崇,尤其推崇若斯坎·德·普雷(Joaquin·Des·Prez,1450-1521)的作品。关于若斯坎的音乐恩赐,路德有一句名言,“若斯坎是音符的主人,音符都服从于他的意志,而别的音乐家不得不服从音符的意志。”^[44]

在 16 世纪初路德所处的那个时代,作曲家被认为是创作性的天才,音乐是人创造力的体现。路德在若斯坎的音乐创作中体验到创造的自由是一个作曲家天才,也即上帝藉着圣灵赐下音乐恩赐的表现。上帝按照祂自己的意志和个人领受恩赐的信心和能力的大小分配赐予各人。每个人在恩典中领受的恩赐和信心及自由的宽广度、深度及细腻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法解释其他作曲家做他们能做的,而若斯坎则是做他想做的。若斯坎可以让音符和音乐的规则服从他的指挥。路德为此惊叹不已。

“如有神助”常用来形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完成需要创作者和实践者的天赋或者说是天才,这是一般公认的事实,尤其在音乐的领域,天赋和天才显得尤为重要。创作、创造和艺术实践存在着不可知和不可预测的领地,甚至连艺术家本人在创作和艺术实践之前,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灵魂》中这样阐述灵感和天才的显现,“蕴藏在你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你之外,谁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凡是要归功于天才和灵感而不是归功于方法技巧的地方,一般公认的事实就是艺术家具有某方面的天赋(gift)或者说是恩赐。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天才的显现或者创造。但是,为什么在创作音乐作品和演奏时,会有天赋和天才体现出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艺术的发生学和阐释学的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许多大哲学家和美学家如康德、谢林、黑格尔、伽达默尔都尝试做过阐释。

伽达默尔在阐述《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时,说艺术家通过对审美理念的表现无限地扩充了所给定的概念,“并且使感受力的自由活动富有了生气——好像这些理念参与了已经起了主导作用的概念,如同神的属性参与了神的形象一样”。^[45] 伽达默尔提到两点,一是创作者的感受力的自由活动富有生气,二是谈到审美理念参与主导概念时的不可言说性,伽达默尔用“神的属性参与了其形象”来比喻。

创作中天才和趣味是建立在一种游戏状态中,这种游戏状态包涵了富有生气的情绪状态,创作者的活泼的、愉悦的、有力的、能动的情绪状态和可感性,在路德看来正是神赐予人的恩典,改变和激活我们心中的一切。路德在谈论恩典时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表述,“上帝的恩典是伟大的、强有力的和能动的。这不是梦中的牧师所能想象的那种在灵魂中沉睡的东西,就像一个涂上色彩的板携带其色彩一样。不,根本不是这样。它承受、引导、激励、想象、改变和激活我们心中的一切,以便它能被真

[42] 就此请参见 Piero Weiss & Richard Taruskin, eds., *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Schirmer & Thomson Learning Inc, Belmont, 1984) S. 102.

[43] 就此可参见 E. G. Rupp & Benjamin Drewery, *Martin Luth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S. 143.

[44] 就此可参见 J. Peter Burkholder & Donald J. Grout & Claude V. Palisca,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S. 203-204.

[45] 就此可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第 67 页.

正地感知和经验。它是隐藏的，但它的事工是可见的。它的事功和道向我们显示了它在何处”。^[46]这段对恩典的描述与音乐创作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整个体验极为相似。上帝的恩典和引领是不可见的，但藉着人的音乐创作和实践显示了祂的临在和启示。在路德看来，“上帝恩典的临在从来不是以一种静止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一种鲜活的、活跃的、和有效的精神；没有上帝的恩典，也不可能藉着神的绝对大能而出现一种友善的行为”。^[47]“一种友善的行为”指的是创作者或表演者作为接受恩典和恩赐的那一方，接受了上帝之临在这个美善和友好的礼物。

在基督教的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圣灵被理解为存在于个别信徒身上的神圣礼物”。^[48]这个神圣的临在往往指的正是圣灵的临在。如果恩典是被隐藏的，无法来到人的面前，那将无法使任何人受益。因此，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并把祂自己完全地赐予人。并且，圣灵会藉着祷告教导人去认识这份奇妙的恩典和祝福，并帮助人去领受属于祂的恩赐。

在恩赐和创造性的显现中，一般来说，情感和意志的重要性超过理性和理智的重要性，也就是为什么常常可以听到说创作是不可预知的。“我们无法控制——对于音乐和音乐制作来说，这也是正确的”。^[49]因为对于意志和情感来说，只有在没有规定或限制的情况下，意志才是整全的；而理智恰恰相反，需要不断把概念分类并作出限制，才能求得最精确的定义。

同时，这种对美和艺术创作的不可理解性维护了艺术与某种不能看见和分析的力量和源泉之间的关系。里尔克在一首诗中，形象而精确地描述了人以自己的能力去创作时不过是匠工之技，而作为一个被给予者去接住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抛给他的东西时才算是本领。而且，里尔克强调，这并不是人的本领，而是一种来自某个世界的隐藏的力量，只是在人接受给予他的恩赐时才显现出来。这首诗与路德的音乐神学有相当类似的地方。^[50]

这是因为在路德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哪怕是无法解释的音乐的恩赐，只要是受造之物都是上帝用来为自己自主的、自由的工作服务的工具，是祂掩藏自己的活动的面具而已。“一切被造之物皆是上帝之面具和伪装；他允许他们和祂一道工作并帮助他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即使没有他们的合作，他也能创造而且的确在创造”。^[51]在路德看来，人的恩赐是“受庇护的存活”，或者说是一个蒙恩的存活，一个领受恩典和祝福的存活。所以拜尔认为，“对创造主上帝的信仰给予有限者知觉和品味”。^[52]

再有，人的恩赐还可以制止人滑向虚无。^[53]作工即是一种创造，人使用自己的恩赐去做上帝赋予的工作，可以使人远离无聊，避免滑向虚无。路德的天职观认为，“帮助信徒认真对待已被创造的真实世界，并让爱在我们自身的角色（即我们各人的恩赐）中发现具体的对象，而不是限定于模仿基督或独特的基督徒伦理”。^[54]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上帝造我们的意义，找到自己独特的

[46] 就此可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59页；转引自WA 10 I.1.P114.

[47] 就此可参见 Timothy F. Lull, eds,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9), S. 17.

[48]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64.

[49] 就此可参见 Ibid. P. 31.

[50] 就此可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扉页：“你若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这只是匠工之技，算不上什么本事；只有当你迅速接住，命运女神以准确的弧线，以那种神奇的拱桥形弧线恰好抛向你的东西，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而且，这并不是你的本领，而是某个世界的力量”。（M. 里尔克）

[51] 就此可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第100页；转引自WA 17II.192.

[52] 就此可参见拜尔，《路德神学当代解读》，邓肇明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11），第207页。

[53] 就此可参见同上，第210页。

[54] 就此可参见林纯洁，《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11页。

价值,在真实的生活中去工作和体现出各自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履行对邻人的责任和义务。路德认为,人在做工的时候不仅可以帮助约束肉体的欲望和怠惰,还可以帮助人培养为他人服务,为求他人益处的心,从而可以藉着做工去寻找神在人身上的恩典。

路德在《海德堡论辩》推论的第 18 条里写道,“如果恩典是赐予凡尽己所能做工的,那么,人就可知自己是处于恩典之中。要证明这点,可通过下述方法:人或者知道他是否尽己所能作工,或者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他就知道自己有恩典,因为人们常说,上帝之恩典必然会赐给那些尽己所能作工的人”。^[55] 凡尽己所能做工的人,这样的状态让人知晓自己是处于恩典之中。巴赫和海顿,都说过自己是极为勤奋的话,甚至说如果谁像他们这样勤奋,也会做出他们那样杰出的工作。^[56] 可见,恩典的赐予正如路德所说,是给予尽己所能做工的人,神喜悦把自己的能力、努力和责任尽力体现出来,受神的引领和为邻人服务的人。在路德之前,在陶勒关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讲道(Basler Australia, f. 117 v),是用“Buff”而不是“Beruf”来指称纯粹世俗劳动,说道“农夫若老实勤奋于自己的 Ruff,那么比起怠忽自己 Ruff 的僧侣往往更加成功”。^[57] 路德的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人作为主体独自面对上帝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还有良心。人在上帝给予的处境面前,必须要严谨勤奋地工作,控制自己的懒散和怠惰,以及过多的享受和欲望,努力呈现出自己最节制和最虔敬的状态去投入工作,这本身是责任也是恩典。

并且,路德的天职观还强调“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路德认为如果工作是为了求得今生的利益,包括为神工作,这样“就会伤害信心”。^[58] 对信心的伤害,会阻挡上帝的恩典降临到人的工作中,尤其在创作的领域,影响是非常大的。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深度,与创作者的信心息息相关。而在路德看来,信心是人领受的神的恩典,工作是人的恩赐和信心一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在创作中完全的领受需要创作者有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心,以完全的信靠和爱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正像路德提到使徒在《哥林多前书》13 章 5 节中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创作中的非功利化和不给自己设限是创作中信心领受的前提。

路德强调信仰作为对上帝的仁慈的信心,这种信心表现在自我奉献和自我给予中。路德在他最钟爱的《加拉太书注释》中说“信心本身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恩赐与工作”。^[59] 要想从一个善意的给予者那里认可赐予是一份美善的恩典和恩赐,就需要接受者对赐予者(上帝)的意图的强烈信任和感动。从上帝赐予音乐创作者恩赐和天赋的角度来看,“应许”必然被理解为信心——对赐予者的美善意志的信念和强烈的感受力,以及对应许实现的强烈愿望。创作者即被给予者的信心要求赐予者(上帝)的意图得到明确的揭示。对路德来说,这个启示发生在基督与人的联合,发生在它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神性的自我给予中。^[60] 因为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圣子自我给予的神学思想仍然乃是神学的基石。

结语

路德从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音乐对人情感的巨大影响和抚慰。路德对音乐理解始于他从小在家

[55] 就此请参见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主编,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 56 页。

[56] 就此可参见汉斯·亨里希·爱格布雷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第 476-477 页;Johann Nikolaus Forkel & Charles Sanford Terry, Johann Sebastian Bach: His life, Art and Work,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S. 196.

[5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 & 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245 页。

[58] 就此请参见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主编,路德文集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 424 页。

[59] 就此可参见马丁·路德,《加拉太书》注释,李漫波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 40 页。

[60]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563-564.

里和拉丁学校所感受到的以及作为唱诗班的男童歌手对音乐的体验,这个经历和体验同时也是信仰形成的过程[生命表达](Lebensäußerung)。^[61] 这种体验的记忆和精神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终其一生路德都坚称:音乐是他一生的挚爱。“Musicam semper amavi — I have always loved music.”^[62]

在路德看来,音乐的力量可以撼动人的情感深处,这是其他的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当上帝的话语即经文与音乐结合被唱出来的时候,这两者的结合深深地打动了人的理智和情感。信仰的虔诚藉着神的话语和音乐的力量使人进入一个被新创造的存在,人的生命在神的话语和美妙的音乐中得到了更新。音乐是他生命里的安慰和快乐的来源,也是他宗教改革和传福音的良伴。

对路德来说,音乐是上帝的恩赐和礼物。一方面上帝赐予这个世界和万事万物声响与和谐,这些声响与和谐即音乐是上帝透着世界万物在言说祂自己。另一方面上帝也藉着人的音乐恩赐带给生命更多的美善和平安,人们凭着信心领受恩赐并创作出美妙的音乐,上帝藉由祂赐予的音乐显现祂在创作者和聆听者身上的恩典和应许。对于路德来说,一切皆是赐予,一切也皆是领受,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生命本身。上帝是所有的创造者、持有者、给予者和设计者,人凭着信心领受属于自己的恩赐,创作和天才的显现是恩典和信心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即称义,称义即创造。

[61] 就此可参见 Robin A. Leaver, *Luther's Liturgical Music: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Fortress Press, Minneapolis, 2017). S. 22.

[62] 就此可参见 Derek R. Nelson & Paul R. Hinlicky,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S. 19.

English Title:

Luther's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Music: Music is A Gift of God

Weirong ZHAO